



儿时滑板车

□蒋萍



走进桃花源(外一首)

□杨平

我是默诵着《桃花源记》
走进去的

溪还是那条溪
洞还是那个洞
林还是那片林

只是,这里
已不是避难之地
只是,这里人来人往、游人如织

我在桃花树下踟蹰、徘徊
多想登上水边那停泊的小舟
去拜访当年的陶渊明

叠石花谷里的春天

这些叠起来的石头
每一尊都是一位神
我们走进叠石花谷
像是拜访,更像是朝圣

叠石花谷开满了花朵
它们鲜艳而美丽
我们抚摸一朵朵花儿
像抚摸着春天的脸

我们在花谷里留恋
我们在花香里沉醉
我们在紫藤花长廊里奔跑
跑着跑着
就跑回到了我们的童年

此时
叠石花谷人来人往
到处都是赶春的人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故乡的树(二首)

□李洪

油皂子树

风从南面来。我无法像父亲一样
举起骨痛的左手
迎接奶白色鸟鸣。阳光已经溜走
一根风干的断枝,指向十点半方向
我肯定在椭圆形石头上,长久仰望过
鱼鳞云盘桓的天空。那时的玉米
和向日葵
已经离开麻栗坡,整个秋天
只有一轮弦月,歪挂在鸡鸣围困的
树顶
再过半个时辰,也许有一群返程的
羊赶来
啃食剩下的鼠尾草
第七个痞子还在向上攀爬,逼近挂
过招魂幡的虬枝
我将耗尽余生,寻找七月丢失的蝉蜕
用以治愈某些顽疾

池塘边的卷子树下

一直下着雨。我在池塘边的卷子
树下
像父亲一样,久久注视着
蝴蝶飞走的空心草

竹枝戳击水中央,涟漪一圈圈荡开
露出结霜的脸,我肯定在灰白眉毛上
翻找过说梦话的星星石

需要一只短尾猫,在雾起的巳时
从挂过招魂幡的秃枝上跃下
那块捣衣石,会谈及铜马灯和九月初三

是的,我哭泣过,在无雪的冬至
双手放在无字碑上,有直击锁骨的
寒意
两只乌鸦在光秃的风中哽咽无语

我想在雨停后的黄昏,披一件粗蓝
布衣裳
看癸亥年的半片落日,摇醒水草丛间
做梦的鱼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能懂的诗

完全没意识到已捅下天大的娄子。

东窗事发时,我们已经要忘了这茬事。几天后的清早,舅舅来借脱粒机,一进库房就发现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机器,还有那辆散架的自行车。妈妈气得脸都青了,第一次从灶房扯来竹条,问是谁干的。我吓得浑身发抖,话都说不出。就在这时,弟弟往前站了一步,把我挡在身后,仰着头说:“是我拆的!”

平日弟弟没少挨打,这次自然免不了一顿“竹子炒肉”。竹条抽在弟弟身上,发出清脆的响,我站在一旁,眼泪哗哗流下,他却咬着牙,一声都没哼。晚上妈妈给弟弟上完药,我偷偷溜进房间,见他趴在床上,屁股肿得老高,眼泪又开始打旋,他却反过来安慰:“姐没事,我是男娃儿,皮实,经打。”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总跟我抢东西、爱哭鼻子的小屁孩,一下子变得那么高大。

那架木板车,后来终究还是被遗忘了。我们也慢慢长大,有了新玩具,新烦恼,也有了新朋友。后来老院子拆了,长坡被填平,90年代的风,终究还是吹散了。

时间真是奇怪的东西,它带走了我们的童年,带走了欢乐的木板车,带走了很多很多我们曾经以为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

可它也留下了些什么。它留下了那年风里的笑声,留下了鸭圈里满身泥污的狼狈与欢喜,留下了弟弟挡在我身前的那个小小背影,留下了外公手里的刨花香,留下了童年最纯粹的快乐。那些留下的东西,像一粒种子,落在了我们往后的人生里,变成了纯真与快乐,成熟与担当。

风又从长江吹上来了,我好像又听见了木板车咕噜噜的声响,两个孩子好奇的目光,穿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眼里闪烁的,是那未经雕琢的爱。原来,那架滑板车从来都在,它载着我们的童年,在时光的长坡上,永远地滑着。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膀,原来不用蹬自行车,也能有飞起来的感觉,虽然只有短短百米的冲刺,却依旧压制不住我们爽朗的尖叫和大笑。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意外在那个午后如期而至。那天下雨,我和弟弟享受着无人看管的自由时间,结果我推得狠了些,车越溜越快,弟弟慌了神,拿脚踏地想刹车,鞋底磨得“滋滋”响也没停住,最后连人带板,“哐当”一声冲进了坡底刘婆婆的鸭圈。

我吓得魂都飞了,连滚带爬跑下去,只见鸭圈里鸭正四处逃窜,两只白鹅引吭高歌,弟弟则坐在粪堆,浑身泥水,手里还死死攥着木板车。见我时,瘪了瘪嘴,瞅瞅身上的屎尿却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原本还担忧的我被他滑稽的模样逗得眼泪都笑了出来,最后两人顶着一身泥和粪,偷偷溜回家,结果还是被外婆拿着笤帚追着骂了好几条田坎。事后,妈妈半埋怨半安慰说:“瞧瞧,一股屎味!”外公则陪着笑,拿了包冰糖去刘婆婆家道歉。

自那以后,我们不敢再冲长坡了。我们接受了外公的建议,互相拉着滑,或推着跑,院坝里、田埂上、石板路,甚至堂屋里,都成了我们的滑道。坐在板上的人,脚踏方向板,想去哪就去哪,那种把方向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真像鸟儿一样自由。

这滑板车怪得很,一人玩,只能快活一时;两人玩,你推我拉,竟能玩上一整天还不过瘾。原来抢来争来的,只是图那一时的爽快,真正值得回味的,永远是伙伴一起玩的欢乐。

木板车的轴承,终究还是被我俩磨坏了。不敢开口问大人要钱,也不好让外公再劳心费力,我便出了个馊主意:自行车上不是有这玩意嘛,估计作用应差不多。于是,在一个下午,我们寻了个扳手,把自行车前轴拆了,又把脱粒机上的轴承撬了下来,手都磨掉了皮,也没能把木板车修好。我俩抱着木板车,继续在田埂疯跑,

老石匠

□喻礼平

石匠都以曾修建木桥沟水库为豪。

接下来,我知道了年级最大的石匠叫莽子,69岁;稍小一点的叫大根,66岁。

吃罢早饭,两个石匠便拿出钢钎、鑿子等工具开始了他们的工作。当两人弯腰准备抬起第一块重达300多斤的条石时,我内心着实一紧,我生怕听到“咔嚓”的一声响,然后一位石匠痛苦地说:“我的骨头断了。”

当然,我想象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颤颤巍巍地抬起了石头,然后吼着久违的号子起步了,虽然他们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从这一刻起,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两个年近古稀的石匠。他们干了一辈子的体力活,到老了,还是拥有一身的强筋硬骨。

莽子和大根不但有力气,更有老石匠的手艺和眼光,哪个地方该放那块石头,他们心中一清二楚。即便很不规则的石头到了他们手里,经过三两鑿子的修正,都能恰到好处地被砌到池子里去。

除此之外,两位老石匠还有绝活。

在拆老屋时,有几块大条石滚落到了屋旁的一个坡坎下面,由于坡度太大,我们都说这几块大条石没法弄上来,实在可惜。大根看了看说:“这有什么难的,去找两条结实的绳索来,看我如何把它们拉上来。”

绳索找来了。大根先是在坡坎上面插入两根钢钎,然后把两条绳索分别系在了两根钢钎上。最后,他和莽子拉着绳索相继滑到坡坎下,把两根绳子分别从两头绕过一块大条石后,又把绳索扔给了站在坡坎上的我们。他冲我们喊:“你们两个

人同时用劲往上拉,不要松手。”就这样,我们在上面拉,大根和莽子在下面推,几百斤的条石就在两条绳索上滚动,一点一点地往上面提升。最后,合四人之力,并不十分费力就把这块大条石拉到了坡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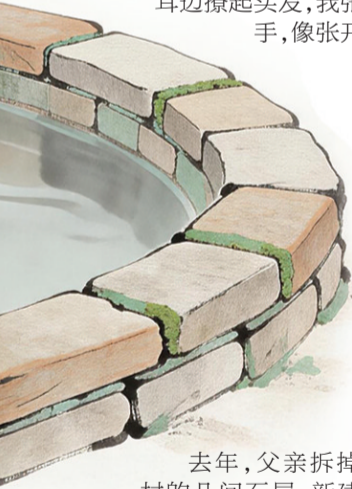
我打心眼里服了他们,忍不住说:“你们这种运石方法简直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呀!”大根笑笑说:“我们这些石匠总得有点混饭吃的本事吧!”

池子眼看就要砌成功了,我却发生了一点意外,而恰是这点意外,让两位老石匠在我心中又平添了一份至今萦绕不去的神秘。

那天,我在搬运石头时,不小心被砸破了手指,迅疾血流如注。我准备去医院,莽子走过来看了看我的伤口说:“这种小伤,不用那么费神。”说罢,他抓过我的手掌一边揉捏一边念念有词,一分钟不到,血便止住了,疼痛感也大为减弱。我好奇地问:“师傅,你这是用的什么方法?”莽子淡淡地说:“这是我们石匠祖传的止血手法,山上人受了伤,不方便去医院,我们石匠都用这种方法帮他们止血止痛。”说完便不肯再多言。

晚上,我与两位老石匠闲聊至深夜,所听皆新奇,为平生之未闻。我暗自感慨:原来每位老手艺人都是一部厚重的耐读古书啊!有老话说:绝活藏民间。若非目睹亲闻,我们往往都只当做是一句普通的说词罢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去年,父亲拆掉了农村的几间石屋,新建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房。新房建好后,我提议在屋前用旧屋的条石再建一个池子养些鱼,父亲犹豫一番后,还是答应了。

这些从旧屋拆下来的条石,轻一点的有一两百斤,重的则达三四百斤,没有专业的石匠,一般人很难撼动它们,就更别说把它们垒砌成池了。

要是在以前,随便在村子里吼一声都可以找到三五个身强力壮的石匠。但现在的农村,别说专业的石匠,就是60岁以内的壮劳力都很难找。父亲的两层小楼也是承包给别村的民间建筑队才建好的。

最后,我给远居在五条沟的三爹打了电话,叫他帮忙找两个石匠。三爹一口就答应了。第二天一早,三爹骑着摩托车搭载着两名石匠来到了我们新修的小楼前。

第一眼看到两名石匠,我便把失望毫无遮掩地写在了脸上。因为,这不是两个一般的石匠,而是两个身形佝偻的古稀老人。

三爹没注意到我的表情,在一边大声介绍说:“这是我们村手艺最好的石匠。当年的木桥沟水库就是他们修建的。”木桥沟水库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我们县最大的水库。方圆几十里的老